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审美的激变

陈晓明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审美的激变

陈晓明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审美的激变/陈晓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

ISBN 978 - 7 - 5063 - 4533 - 0

I. 审… II. 陈… III.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328 号

审美的激变

作者: 陈晓明

责任编辑: 安然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38 千

印张: 16

插页: 3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33 - 0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陈晓明

男，1959年生。早年有过知青经历，1978年春上大学（77级），后读研究生（1983年），期间从事过教学和研究工作。198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留院工作十多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院高评委委员等职。2003年起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

著有《无边的挑战》《解构的踪迹》《剩余的想象》《仿真的年代》《表意的焦虑》《无望的叛逆》《不死的纯文学》等十多部。发表论文评论300多篇，300多万字。

1995年至1998年先后在英国高级人文研究中心(IAHS)，英国爱丁堡大学东亚系(Edinburgh University)，荷兰莱顿国际亚洲研究院(IIAS)，德国海德堡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y of Bochum)等地做访问研究和讲学。

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02年度评论家奖，2007年度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等奖项若干。

现为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出版说明

当代中国的文学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与文学批评紧密相连的。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历史辉煌，这中间文学批评发挥了应有的特殊作用。

文学批评的繁荣与批评的质量，既受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又取决于批评家队伍的集体力量和批评家个人的独特思想与水平。在当代文学批评家队伍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能真诚和负责任地表达自己观点，并能让作家和读者信服与敬佩的批评大家，他们的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形成了他们的批评风格，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当代文学史的宝贵财富。在文学批评中，遵循文学批评的自身特点和规律，既是这门学科的内在需要，又是繁荣文学和促进文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郭沫若先生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值此，为了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历程，以及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也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学事业，我社特别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当代十三位评论家的作品，这些集子都是他们在自己文学研究与批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无疑，这套规模相当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丛书，不仅仅是这些批评家自己的成果，也代表了当今文坛批评界的最高水准，同时它又以不同的个人风格闪烁着这些批评家们独立的睿智光芒。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广

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一次精神盛宴，也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由于时间紧迫，本丛书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我只能向那些被遗漏的优秀批评家和读者朋友深表遗憾，并致衷心的感谢。

作家出版社社长 何建明

2009年1月1日

题 辞

驶入此
地带
以准确无误的路线：
……这个
世界在它内心深处插入
游戏，随着新的
时代，——循环。

——保罗·策兰：《紧缩》



自序

这本书汇集了我近二十年的部分文章。我知道这套书是为建国六十年献礼而编辑的，我的这些文章，充其量只是理论与创作的几只叶片而已。就我个人来说，过去的著作或文集，都是在时间较为集中的框架里来写作或编选的，这本书则有一种历史轨迹，也多少反映了我走过的学术道路。我当然也不能广告般地说，这本书汇集了我的代表作，因为我编选这个文集，有三个原则要坚持：其一是主题要集中，也就是可以在我名曰“激变”的主题下展开的理论与创作的言说；其二是不能重复，因我从业二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著作，我不愿本书与我的其他书有过多的重复率，这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其三是要兼顾理论与创作的论述，这样既可以从某个角度展示几十年来中国当代的理论与创作的走向，也可反映我的研究基本面貌。

我早年喜好理论，最早接触的理论书籍居然是《反杜林论》，其实那是我父亲作为下放干部的政治读物。那时我只有11岁，根本看不懂，但端着那本书就觉得有一种欣慰。那时父亲的桌上还有发下来的列宁的一大堆读物，但都不如《反杜林论》那样吸引我。我读了第一页，什么也没有读懂，很长时间就是读那第一页。回想起来，阅读报纸是我的小学时期的最大收获，那时读《参考消息》。我从10岁跟随父母下放到非常偏僻的山区，那里缺乏教育。我从11岁开始读《参考消息》，那上面的所有文章，我都从头读到尾。读了好多年，大约从11岁一直读到17岁我去插队当知青。父亲作为下放干部，能享受阅读《参考消息》的待遇，那时就足以构成我崇拜父亲的全部理由，这真的帮了我的忙。实际上，我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都不完整，如果要论我的启蒙老师，《参考消息》的影响可能是最深远的。后来问我的硕士生导师李联明教授，什么对他影响最大，他说



《参考消息》，这让我大吃一惊。我说，我也是读《参考消息》起家的，就冲这一点，他以为孺子可教。《参考消息》如同一个巨大的可视的窗口，确实让我感觉到一个世界的存在。后来读中文系，最早读的书是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记忆中是绿皮的，我读了一个学期，几乎是一页一页地抄，带着狂喜。后来我对中国文艺理论深受前苏联的影响表示了强烈的批判，我并不是无中生有，我就曾深深浸淫在前苏联的文艺理论中。当然，另一方面，别车杜一度是我的偶像，几乎是伟大导师。俄罗斯文学也是我的酷爱，那是一种非常深广的文学。我说“前苏联”，那是一定要与俄罗斯文化作出区分的学说。直到袁可嘉编的那套《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出现，我的视野才被另一个世界蛊惑。当时还有上海出版的《外国文学报道》，那上面的理论实在令人惊喜。那时候选择读研究生，如果不让我读理论，那等于杀了我。

后来，也就是在1980年，有幸在南方一所高校教书，无意中发现图书馆里有一套商务印书馆编的汉译学术名著，当时并不全，但数一数也有几十本之多。那时，那排书就放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我半天大气都没有出，这里有一片巨大的知识海洋，让我激动不已。说真的，那时的感受就像后来武侠小说里说的，在山洞里捡到一本破旧的剑谱，当下就会想到，对着这剑谱练，就能成就一身功夫。那时我就那样，啃这套书，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闲谈请勿超过10分钟。实际上，如有闲谈，超过五分钟我就着急了。现在如有人和我打电话，如果不是谈正事，闲扯超过五分钟，那不知是对我的忍耐性多大的折磨。不因别的，早年落下的毛病。

实际上，我书读得很野，也很粗。21岁就啃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等，不求甚解，若有所悟即可。因为知道还有那么多的未知在等着我，那时就知道没有一种知识是绝对可以统治这个世界的。读得较细的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那是我钟爱的一本书，连他的生平事迹都让我钦佩不已。这个人年轻时特别保守，平和，据传记作家说，罗素在55岁后变得激进，80岁还与女秘书结婚，88岁还在伦敦大街上禁坐。他一生正直，坚持正义。我们那时会对这样的西方知识分子叹服不已。现在的人肯定不以为然。



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知识追求。西学构成了我们的学术背景，哲学成为我们学术的基础。我读的中文系，但花了更多的时间读哲学。虽然与我的理论趣味相关，但现在的中文系学生肯定不能这么读书，他们被学分和考试搞得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我对大学里的学科建制颇为不满，更对中文系学科划分如此严密觉得奇怪。这就是何以我后来又做当代，把当代做得像理论，把理论做得像当代，或者二方面都不伦不类。早年喜好哲学和理论时，觉得做当代文学或说文学评论实乃雕虫小技，那时有朋友劝我做当代评论，但我不为所动，看着那些做当代的人早早成了名，很不以为然，那不就是浪得虚名吗？当代的那些作家，哪有哲学史上那些思想家有质量？但后来做了当代，开始不过是抱着玩票的心态，但一做就收不了手，这就陷进去了……我也就这样搞起了当代，不知是不是变成自己的专业。岁月如流，一晃就是二十多年，转眼就 50 岁，所谓知天命，就是该死心了。

其实做起了当代文学，我才觉得当代里面有着同样丰富生动的世界，反过来我又觉今是而昨非。仿佛原来的理论热爱，不过是为今天做的准备；而今天的功课，又是当年的脚注。我本人觉得把当代与理论混淆很有意思，似乎像是在做第三者，有一种无责任，且又不被束缚的自由。

这就是我在学理上的初衷了。现在想想，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文章，骨子里都是立足于“破”。实际上，我正面去批判人的文章并不多，我觉得个人的拙劣都不值得批驳，而强大的历史压制，强大的理论僵化体系那才是需要“破”的东西。因此，我在八十年代就着手“立”，都说“破”，“立”也就在其中。我并不这么认为，只有“立”，才是真正的“破”。看看我在八十年代后期写的文章《超越粗陋理性》等，总有“立”在其中。只有“立”起来了，就对原有的占据压制地位的理论是一种有效超越，让要“破”的对象变成陈旧的去，这就是有效的“破”。我以为小打小闹的掀辫子、打棍子，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没有“立”在其中。有“立”的蓝图，那些陈旧的东西必然消失。

本书名为《审美的激变》，这就是试图在我有限的几篇文章中，



看出当代中国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历经的理论变迁和文学变革，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当然也是相对的。在有些人看来，可能十分剧烈；在另一些人看来，又可能什么都没有变。但我还是坚持认为发生激烈的变化。至少从理论上和创作上是这样。我们从八十年代以来，就追求一种“立”。其实说穿了，就是要破除“现实主义”的单一规范制约；而要引向多元的开放的理论和创作的场域。这样的过程匆忙而又激烈，因为我们无法等待，我们的“立”当然十分有限，其实也缘由于我们不可能“破”得彻底，既然“破”得不彻底，无法“破”得彻底，那我们就“立”起来再说，不彻底的“立”，也是“立”，也是对不彻底的“破”的一种绝情与拒绝。我是从“变革”来理解文学和理论的历史构成的，历史只存在于变革中，因为变革，我们才感觉历史的存在，历史存在于各种断裂的连接。

其实这本书，并没有收入我较早的文章，我在八十年代初发表过几篇文章，自己还是颇为满意的，因为难以构成一个共同主题，只好放弃了。这本书也没有收入我最近的文章，因为怕与其他书重复，也只好作罢。

谨以此书，献给这个激变的时代，作为一个学习者，给走过的历史留下的一份忠实的供词。

是以为序。

陈晓明

2008年11月21日



目 录

自 序.....	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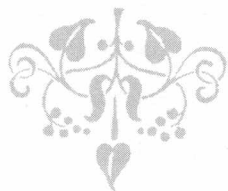
上编：理论视野

第一章 超越粗陋理性：艺术表现的审美主体.....	2
第二章 文学视界：无限的审美统合体	23
第三章 边缘的萎缩：从现代到后现代	37
第四章 文本批评：想象的精神飞地	48
第五章 方法论的焦虑与变革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迁徙	60
第六章 批评的历史与诡秘的文学性	81

下编：审美流变

第七章 现代精神溯源：乡村与城市的冲突.....	104
第八章 主体与幻想之物	
——当代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	119
第九章 意外的合谋：精英与大众的重叠影像.....	145
第十章 先锋派之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及其危机.....	173
第十一章 无法深化的自我与现实	
——论消费主义趣味与当代小说叙事.....	204
第十二章 历史终结之后的苦难叙事.....	219

上编 理论视野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



2

第一章 超越粗陋理性：艺术表现的审美主体

作为一项拯救现代精神危机的艺术运动，现代主义把反抗理性主义视为首要的思想目标。正是理性主义把设想好的认知结构加之于自然世界，把铁的必然性加之于历史，把合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加之于社会，而留给生命个体的则不过是循规蹈矩的别无选择。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基督教衰落之后，社会的理性秩序也面临危机，这本身引起一部分思想变革者的激烈反应（当然人们也未尝不可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把信念危机看成是这些思想前驱引起的混乱），因此，现代艺术的精神前驱——非理性主义激烈抨击启蒙理性而张扬生命主体的自由意志，崇尚神秘性和不可知论。西方的现代主义者在抨击理性主义的问题上，不无矫枉过正之嫌，但也因此预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艺术时代的来临。

现代审美进向已经不可遏止地从当代中国滞重的文化结构的缝隙和边缘涌溢而出。尽管说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学现代主义精神本质上乃是不切实际的理论梦想，但面对既定的历史前提的压力与艺术创新的现实愿望，它是不可避免的过渡。重建文学的现代主义精神，就有必要重建关于客体世界和审美主体的认识结构；有必要重新清理理性主义业已建立的异化结构，清除粗陋理性强加给审美主体或生命个体的理性限制，把生命个体的艺术敏感性看成现代审美主体的根本标志，同时也看成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更新的精神起点。

一、理性主义及其限制

近代理性主义的崛起，产生了新的世界观。世界作为可认知、可穷尽的对象呈示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努力探索的是世界的秩序、规则和因果关系。以笛卡尔、培根哲学和牛顿经典力学为范式的理性主



义，在两百年间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的头脑。世界之所以能被人彻底认识，在理性主义看来，这是因为，其一，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存在；其二，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在布鲁诺的学说里，无限的概念意味着实在世界的广大无边和不可穷尽的丰富性，也意味着人类理智具有不受任何限制的力量。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怀疑一切，但从不怀疑怀疑本身，因为怀疑是一种普遍理性。莱布尼兹发现了微积分，这样，物理宇宙就可以理解了，自然规律被看成不过是理性的普遍规律之特殊样态而已。而斯宾诺莎创立的新伦理学，道德世界被彻底理性化，在关于人的理性主义解释的意义上，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达到了圆满统一。康德的“自由意识”虽然是主体的，但不是个体的，因而“理性”是自由意识的最高规范。黑格尔终于把理性以一组公式推演到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一切都是按照铁的必然性组合起来的逻辑结构。

“理性”这个词的含义来自希腊文的“逻各斯”和拉丁文的“理”，而“逻各斯”和“理”通常指“关系”或“秩序”。理性的含义很多，它最狭义、最核心的含义是指掌握必然联系的能力和功能力。霍布豪斯认为，理性就是要求“论断要有证据，结果要有原因，行动要有目的，行为要有原则；或者一般地说，依凭根据和后果来思考”。总之，理性是对规律或原理的掌握。理性主义者认为，只要一个人服从理性，他的结论会根据事实而不为情绪、欲望所左右，他的思想与行动就将受原则所制约。因此，理性主义者把生活经验斥之为“主观”的东西，试图加以压制，直到发现“客观”真理为止。他们的目光专注于外界系统，这个外界系统是他们通过“观察”的方法和以被动的方式接受下来的。

中国文化以直观内省为其基本（主导）思维方式，但是由于缺乏深厚的总体性，这种直观往往局限于对模糊表象的感悟。儒道释都企图用“道”来统一世界表象。按照格鲁特（德国宗教史家）的看法，中国古代的宗教是“宇宙教”，儒教、道教和佛教乃是从宇宙教分化出来的三个分支，“宇宙教”确立了“天道”观念。但由于“道”作为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实体过于含混，缺乏认识论的界定。民族认知主体始终没有形成总体性的直觉思维（而是非总体性的直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



4

思维)。因此，直到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渗入（这无疑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对理性主义的同化，不可避免产生了“粗陋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制导民族的致思趋向。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原则无疑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但是，当粗陋理性在侵蚀着“现实主义原则”时，文学观念及创作方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对世界图景的单层面简化。世界图景是根据特定的世界观而认识构建的存在世界的总体性状态。世界图景作为表象而存在，它分化为实际经验表象和观念演化表象，二者有互渗倾向。因为，实际经验表象是认知主体的直观感觉，而主体的意识结构必然受着既定的观念表象的制约；而观念表象（存在于文化形态中的世界图景）是在参照现实表象而为认识主体演化形成的。文学是一个时代的观念表象的最直接（具体）的形式，它最大程度地渗透在人们的实际表象中。由于表现主体受既定理性观念的制约，世界图景呈现单向度的简化形态，缺乏深度和复杂性。这是由于：（A）单一的世界模本。现实主义企图最大限度地“真实地再现客观现实”，创作主体依据单一的世界模本来构造世界图景，因此，艺术家的努力就是去反映这个绝对的客观世界。事实上，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世界，“客观世界”不过是认知主体设定的“客体观相世界”而已。问题在于，主体的能动性受到抑制，那么普泛化的文化形态就起绝对支配作用，而个体文化无法设定一个与之适应的个体“观相世界”。例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主题的模式化，表明文学共同体致思趋向的同一性（这是正常的），但模式化的主题在认识水准上的切近，则是作家群的表现（反映）机制确立在单一的世界模本上，因而“客体观相世界”才有这样大范围的同一的客观有效性。（B）铁的必然性。黑格尔在历史领域表达了他的铁的必然性观念。支配着黑格尔的全部历史观的乃是每一个社会中的内在原理的辩证法，即作为“观念”的各个环节的辩证法，把一个民族的全部具体生活看做一个内在的精神原理的外化和异化，而这个内在的精神原理归根结底就是这个世界的自我意识的最抽象形式。马克思曾经批判地汲取黑格尔的必然性观念。阿尔都塞试图从结构主义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辩证